



人间烟火

司马小萌 摄

且把无聊当笑料

●司马小萌

不出远门，不去景区，就在小区里拍摄初冬的银杏树；而且，就在距家门口50米处。

一束阳光，透过树梢，光芒四射，煞是好看。朋友们赞之为“司马光”。

不是所有人都能用手机拍出这种光线效果。我，一个摄影界的老司机，厉害吧？

好友俊杰分析得很全面：“不仅要技术行，还要树行。”

我替自己，也替树，骄傲5分钟。

斑驳的树叶，就是初冬的象征。浅黄的焦黄的、深绿的墨绿的，哆哆嗦嗦、老态龙钟的，精神抖擞、顽强挺立的……大自然，让你在美感中忘却南北西东，又在伤感中罗曼蒂克、歇斯底里。

这是个矛盾的季节，忽冷忽热，反复无常。今年似乎是暖冬，不少花朵反季开放。亲戚朋友中，生病的不少；住进三甲医院，变得更不容易。

天天在外拍照、从不缺锻炼的老王，莫名其妙“梗”了，迅速装了心脏支架，歇了5天。另一个也姓王的小兄弟，抽不出身来和我们搅蛋了，他慨叹道：“最近一变天，我家老太太的情况很不稳定，我天天在养老院陪着她呢。”

秋去冬来，一场狂欢接着是一场告别，一场告别又接着是一场狂欢，周而复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人是可怜的动物，从独立开始，就一个责任接着一个责任，大山般压在身上：生了小的，要管老的；扶持健康的，照顾生病的，直到自己不行不行的。更不用说，职场上奋斗一生，可以用“坎坷不断，此起彼伏”来形容，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。

我总结出个定律：泪点低、笑点低的人，必然幼稚；幼稚的人，肯定好交；好交的人，绝对可爱……之所以写了这么一大串儿，无非是为无聊的日常装上动人的桂冠。

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生活凭什么惊天动地、光彩照人？快乐全靠自己创造。

医生总结说，笑有N多功能：可以扩张血管，增加血流量，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；可以增强免疫系统中的抗体，增加免疫细胞的数量；笑又

是一种天然的镇痛剂，可以促使大脑释放内啡肽，缓解疼痛；还有，大笑时，腹部肌肉会收缩，有助于锻炼腹肌，保持身材……据说有人用大笑治好了自己的抑郁症。

真的假的，咱就听着。反正笑不能消除牙疼，这个我有体会；但笑能调节情绪、减轻压力，还能改善人际关系，这是妥妥的、杠杠的。

于是，金句来了：“笑是最廉价的营养，也是最奢侈的追求。”如果能把无聊当作笑料，绝对是高人一个。

于是我和朋友们争先恐后，抢着做“高人”。

和小邵同学一起在外面等车。俺说：“老胳膊老腿的，我要坐一会儿……”小邵殷勤地说：“凳子太凉！我有泡沫垫！”她马上夸张地拽书包、抽拉链。一系列动作之后：“不好意思！忘带了！”

和希宝老弟一起去打牌。他满脸堆笑，十分体贴地说：“你不是爱吃‘京天红’炸糕吗？我……”还没等俺发表答谢辞，他马上补充：“今天没开门！”

快递小哥经常早上8点多钟敲响我家大门送货。我经常被惊醒，睡眠惺忪去开门。有一次小哥忍不住了，终于教导我：“楼上的阿姨们早就出去锻炼了，您怎么跟年轻人似的睡懒觉啊？”无法解释。于是俺小声说：“我不是地球人……”

快递小哥听没听清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自己窃笑了一回。

周日，朋友说“在家和孙女玩”；我说“在园区和儿媳妇玩”。姐们儿国华发来打油诗一首，最后两句是：“千挑万选迎进司马家，将婆媳处成姐妹花！”

其实，何止婆媳，俺和刚过16岁生日的孙女，也处成了“大队长”和“小队长”。

立冬吃饺子。孙女上学去了，儿子赖床不出门；俺婆媳俩凑个热闹，花了250元，去某品牌店吃了顿京城最贵的饺子。分别时，婆婆嬉皮笑脸对儿媳说：“拜拜啦，二百五！”儿媳嬉皮笑脸回应：“后天见，二百五！”

段子发到朋友圈，最给力的点评来自盐城摄影家俞文鸿。他打趣道：“这婆媳俩相加，就是世界500强哈！”

丰州漫笔

记忆深处炉火红

●霍鹏熙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每次读白居易的这首小诗，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幅火炉温暖图——宁静的小城，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一栋小屋里，围着火盆，大人说笑，孩子蹦蹦跳跳，通红的炉火里，间或有豆子的“噼啪”声，一切唯美而有诗意。

小时候的冬天似乎格外地凛冽，寒冬一到，火炉就被点燃了。火苗一闪一闪地跳跃着，发着温暖的光。每天放学从寒冷的外面回来，老远看见家里烟囱冒出的袅袅青烟，心里就先热了，裹挟着寒气进屋，恨不得把手塞进炉子里。顺手喝一口炉上煨着的热茶，浑身才有了点热气。

那时，家家户户都有火炉，最主要的作用是取暖，其次是做饭。其他诸如烧水、烤土豆、烤馍片、晾衣服等，似乎冬日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那熊熊燃烧的火炉。儿时的乐趣当属火炉烤馒头片，围着火炉，烤上切好的馒头，眼看着一面微黄，就赶紧翻面，等到两面金黄，馒头的香味就飘满屋子。新鲜出炉的馒头片金黄酥脆、麦香浓郁，那享受美味的样子，至今想起仍然记忆犹新。除此之外，最爱的就是烤土豆。在炉膛下方盛放煤灰的抽屉中放入一溜几个头不大的土豆，埋入炉灰中，等听到轻微的土豆皮被高温炙烤发出开裂的声音时，用火钳将土豆翻个面，再继续耐心等待。不多时，土豆独有的香味儿就直往人鼻孔里钻，勾得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快朵颐。急急忙忙从热灰中扒出表皮泛黑的土豆，稍稍降降温，不管手是否会被烫得发红，赶紧剥去外皮，表面微微发黄，软软糯糯的烤土豆就新鲜出炉了，大人小孩没有不爱吃的，甚至很多时候，烤土豆就是那个年代人的晚餐。也许这就是如今所说的在烟火茶水中寻找诗意，在柴米油盐中安放人生的美好时光吧。

夜幕降临，围炉而坐。或看电视，或捧着一本书，或听父母亲讲故事、讲笑话。偶有朋友到访，火炉边煮茶招待。一杯清茶、一个烤红薯能让整个夜晚不再无聊。夜深人静，家人已入睡，我更喜欢在炉边拥衾夜读，看聊斋、红楼梦看得入迷，室内炉火融融，与屋外怒号的北风，还有那映窗的白雪，构成一幅意境清雅的寒夜图。彼时一卷在手，怡然自得，浑然忘我。多年后，那红红的炉火，袅袅的香气，一家人相依相伴的情境，一直是我记忆深处最温暖的场景。

时光好不经用，抬眼已是半生。我想，等我老了，走不动了，也会在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……”那时，炉火正红，壶水正沸，温度不高不低，思绪不枝不蔓。

“我爱炉火”，正如臧克家在他的《炉火》中所说：因为炉火有性格，有温度，有触感，有光亮……